書經注

書經注卷之六　　金履祥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殷在河南郾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以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厎綏四方
此盤庚諭民之大旨也籲呼也衆慼民之以遷爲憂者也五邦亳囂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葢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蘖芽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圮耿既來遷于兹舊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析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其土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爲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常安於一邦

不常其邑者至今凡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事去患卽安則罔知上天之斷絕我命矣況能從先王之大功烈乎若我商家猶有生意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殷新邑於以紹復先生之大業而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爲天下中而京師者四方之本故云然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上文喻民之辭明矣然所籲衆慼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訹之其有若於蕩析而言遷者則又

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敎民必由乃在位
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
常舊之服葢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曰
遷都規模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
黜乃心無傲從康
眾羣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藥羣臣心術之病
無傲者警羣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
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葢自仲丁來比九
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爲驕蹇不恭王事又利瀕

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葢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葢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眾聽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綱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儆上之戒力穡

則有獲喻勞遷永逸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口實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蕩析之民以故唱為異議而不之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流人民漂没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黜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為心都邑既定百

姓安居則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
可牽於私愛而第為目前計哉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
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也昬強也當作暋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
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
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
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
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蔡氏曰奉承恫痛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言儆上之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蔡氏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

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蔡氏曰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

非法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
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
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
以加汝乎愚按非罰非所當刑罰者也非德非
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
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
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
恩也人主用捨體神理之災福如何爾至篇末
皆此意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

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近遠親踈用罪則伐之

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眾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下文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戒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儆康險膚浮言之戒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梐枑再重車宮轅門商制又簡質於此咸造勿褻氣象可想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保衛也胥慼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

何不思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惟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共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爲

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
危就安將以大適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
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
上
困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
以所疑告於上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以遷
徙半途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自敗腐其所

載之物矣故遷徙之忱不續又復淪胥以敗耳有今謂但爲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爲後日之謀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章言民不體君祇以自誤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

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一專意於遷無有二志無復動於浮言以自斃也遷徙之時人心渙散姦宄之人易以投隙因汝遷徙之勞迂汝以不遷之見則生理滅矣故

我之勉爾所以迓續乃命于天也進爾告之惟
懷念爾故如此接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
之意

失于政陳于玆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謂不遷也崇厚也此節言君不體民之
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
爽亂也迪猶啟告也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爾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慮一啟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意又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

涇理葢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葢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亞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設中石經作翕中於義爲長此節勉其體君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遷徙之際服食器用子女臣妾皆寓道路不善不道之人易爲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告

然則今書篇目逸之告二字爾

徃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毋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族姓也此篇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恢大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

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葢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我王家而我及奉承之耳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蔡氏曰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盖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情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喻民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以謂之邦伯此

章以下諭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眾也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

不肩好貨之謂二一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以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式敬也敷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

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

都于殷

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

奢侈故盤庚遷于殷

唐孔氏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旣言君奢

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

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

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者無

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

意不欲遷也按孔傳之意葢以地勢洿下又久

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言

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氏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輒謬也

愚按鄭氏博極古書當必有據意者陽甲之世盤庚相之嘗議遷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遂决遷焉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

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於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

旣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近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愼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

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敎非如末世及夷敎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與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

豐民禍物饒人之所其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正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没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已利也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性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

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諭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藹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曷得不息民之胥怨曷得不消民之生生曷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爲過於禮故諫之其謂

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爲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爲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于良弼

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險澗水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為氏云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

爲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愚按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脩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糺於亂無它不以身心爲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斯本

難以語此高宗得傳說爲賢相未及朝政庶事
而先戒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於沃
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爲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
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
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藎思而有所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藎思而未能遽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藎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功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

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暨以下

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說之辭皆督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說

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於高

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澈視羣臣又非

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伏也故常反

求諸己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畧於人說

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

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以聖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責必可以聖其他皆不遺餘力矣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固在此於統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

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民之標表也君雖爲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聰明之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之機萌則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裭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傅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荊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

此皆總明憲天之事上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源在君心之標表而釋官亦不可不謹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

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

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傅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知道者當默會於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啟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處也止於善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政事醇美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祗所以爲褻非盡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它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又贊其行也葫凡得於言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全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

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
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功已至故說
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
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
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而王惟
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
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爲一章章凡三節以憲
天聰明爲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爲一章
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爲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
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眞要旨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蘇氏謂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朱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語謂宅河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爲相蓋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老于采邑也此言爲學之始與廢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高宗資學於傳說也蔡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糵多則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斆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若糵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糵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爲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說曰王

林氏佝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

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

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

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論爲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爲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斅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爲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傳說始工
夫極爲精密履祥按斆學半之云自學記即以
爲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王子以
爲此章方言爲學未及敎人也履祥竊謂高宗
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慮過高之病巨川大
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
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卒就平實不
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
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
不可謂無者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

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但於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也是以傳說於其所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迫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思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其知知其人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

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弃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艮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學造其理也此履其事也學至於監成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

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傅說布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𢧐
舜其君之志以勉之上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
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
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傅說亦
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頁良臣惟聖
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蓋高宗之廟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言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履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己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己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傳說而無曰祖己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

之本敘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葢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肜日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

嘗必有據子長後交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

故重取而無擇云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己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

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淫戲自絶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

不安養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章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謂有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殷民已望周師弔伐之來矣今王其如台言紂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爲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初受

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已有天命是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卽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

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予王子曰祖己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

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値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値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證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

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邗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

疏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畿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啟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

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紂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郎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葢以其辭氣觀之斷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尙書以商視周葢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予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

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啟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悶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勿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使酒行凶曰酗謂先王成

功陳列於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為體猶春秋書曾我也紂之不善眾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為之而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為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為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

旦喪亡於今日憂驚傷感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予自指也言紂爲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人無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遜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顚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箕子荅辭也自紂為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耇長舊人之言此荅微子沈酗敗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牷一說色純曰犧體脩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荅

小大草竊等語

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又以敵而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讐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爲也商今日其遂至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爲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此爲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

當以出行爲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且賢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而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决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隮之禍矣此答顛隮之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

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愚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荅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

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賢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去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

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譌也夫武王伐紂非伐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偹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予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廢之而已

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不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畢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踰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踳謬已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僴

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因而爲奴如漢法髠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例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閒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